

詩
人
傳

第四
函
六
冊

詩廣傳卷四

船山遺書十二

衡陽王夫之譔

大雅

耳所不聞有聞者焉目所不見有見者焉聞之如耳聞之
矣見之如目見之矣然後顯其藏修其辭直而不慙達而
不疑易曰修辭立其誠唯其有誠是以立也卓然立乎前
若將執之也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孰見之乎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孰聞之乎直言之而不慙達言之而不疑我是以
知爲此詩者之果有以見之果有以聞之也我是以知見
之也不以目聞之也不以耳也我是以知無聲而有其可

聞無色而有其可見不聆而固聞之不睪而固見之也於
戲亦殆與恟恟其詞荒誕而無慙冥行而無疑者相違不
遠矣君子之所必察也察之以誠知其不慙而非無慙不
疑而非無疑而後可以爲君子故君子鮮矣

晝不見星而知有星夕不見日而知有日雖然猶有數也
方諸無水而信其水槐栢無火而信其火雖然猶有類也
奚以信文王之於昭于天乎求之己而已矣無遏爾躬求
己之道也取之左而逢之左知其在帝之左取之右而逢
之右知其在帝之右也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
之無不有之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身之所觸心之所覺非

已能之而皆天非天之必有事而皆人之天一文王之於
昭于天者也雖然亦奚數之不可數類之不相應者乎形
有數理未有數理無數則形不得而有數氣有類神未有
類神無類則氣不得而有類是故絳形之必有理知理之
既有形也絳氣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氣也形氣存於神
理則亦可以數數之類應之也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覲其形感其氣之謂也是以辭誠而無妄也雖然於己求
之者得之爾矣是殆不可以言言者與故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有中焉綏我思成有成焉抑非以數數以類應者也
而若或持之若或循之充乎四體而悅入於思慮而相與

爲光暉子曰知德者鮮矣謂知此者鮮也

不肖者之縱其血氣以用物非能縱也遏之而已矣縱其目於一色而天下之羣色隱況其未有色者乎縱其耳於一聲而天下之羣聲闕況其未有聲者乎縱其心於一求而天下之羣求塞況其不可以求求者乎乃若目則可以視無色矣有內目故也乃若耳則可以聽無聲矣有內耳故也乃若心則可以求其不可以求求者矣洗心而藏之密也故天下莫大於人之躬任大而不憚舉小而不遺前知而不疑疾合於天而不慙無遏之者無所不達矣故曰形色天性也形其形而無形者宣色其色而無色者顯內

耳內目徹而血氣靈密心浚入而血氣化縱其所堪而晝夜之通鬼神之撰善惡之幾吉凶之故不慮而知不勞而格無過焉而已矣一朝之忿一念之欲一意之往馳而不反莫知其鄉皆唯其過之也

雖其無色猶有聲焉有色矣聲者不見之色所盪也雖其無聲猶有臭焉有聲矣臭者不聞之聲所吹也故無臭者無聲之盡辭也無聲者無色之盡辭也無聲無臭者無聲色之盡辭也辭之已盡而益微矣雖然其微者非有微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雷雨之動滿盈是其無聲無臭者也是其無色者也無私則無心無心則無爲惡可以見見惡

詩廣卷四
以聞聞惡可以覲覲哉

在上雲也在下雨也在上星也在下石也在上氣也在下形也在上理也在下氣也故在上明明而在下已赫赫矣設理於上顯道也違之者凶耳理無心也改不道以嚮於道昔違之今遵之如舍荆棘而就塗知其有至而已塗不報之以至也故明明在上赫赫在下矣非赫赫之能有效於明明也然則爲日星退舍之說猶以莛擊風而冀風之旋乎善吾知其吉也惡吾知其凶也猶雲集而必雨非必膚寸之雲爲杯水之雨也猶星隕而爲石非緣隕石故而星爲之變也明明者不爽赫赫者不測能知不測之卽以

不爽者可與語天人之際者與周之興也以婦順其王也以武功非婦順之宜得武功也非武功之以報婦順也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百云者無定之辭也於此乎於彼乎求之以一定而不得意者其百乎吉凶不爽之謂理嚮威不測之謂天一而已矣類五行之應銖銖而擬之劉子政父子之不足與知天久矣

繇不疑至於疑爲學曰長繇疑至於不疑爲道曰固疑者非疑道也疑言道者之不與道相當也不疑者非聞道在是而堅持之也審之微履之安至於臨事而勿容再疑也故知道者勿固信之勿固從之參伍而錯綜之幾未至德

未及而猶俟之其時可矣而後以爲可也故唯能疑者無
臨事之疑也臨事疑而上帝不再之命去之矣武王之觀
兵也國人曰可矣諸侯曰可矣可者道也聞道而不遽信
乃以一信勿疑而矢于牧野而勿貳爾心上帝之命疑於
武王之心矣奚以知上帝之臨女哉知之以能疑而已矣
故參伍之而不雜錯綜之而不窒幾相逮而志氣與德相
符而精神固是殆非人矣乎天也君子之所以厯乎險阻
而終於易簡也

詔以道之所當然而率人爲之雖有欲從之心立乎事始
而當事則忘也計其所以爲功而率人成之雖有他日之

效不顯於未然之心目而先事不歆也故善勸民者不以
道不以功而勸以卽物之景卽事之情易曰說以使民民
忘其勞此之謂也綿之詩善狀古公之使民也揅之隕隕
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當斯
時也知其道之奚以當然乎弗知也知其他日之有仇而
將將者可以爲功乎弗知也然而瘖者若欲爲之歌相杵
盲者若欲爲之視繩直蹙者若欲爲之巡基址攀者若欲
爲之舉參築而況夫力能從心之丁壯哉此夫善用民氣
者乎善用其氣善用其情之動者也以之勸忠而臣樂其
刀鋸以之勸廉而士安其溝壑築室之下而民氣生焉周

之王自斯始矣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迫詞也故夫天之下應文王也迫矣傳其情寫其勢故爲之迫詞焉如羣川之游流也如春華之暄發也如風之吹萬而各以籟鳴也嗚呼盛矣奚以如是之盛也生也生奚以如是之盛也蹶也取迷復之人心而新之以一日甫甲坼之已聿榮矣甫聿榮之已弓榮矣曰不給視心不給思左右不相待後先不相讓夫是以謂之蹶也奚以如是其蹶也能用天下之生也故曰文王何可當也若凌越而無序若芝菌之生而不必有本孰能當之哉

一色純著之謂章眾色成采之謂文章以同別文以別同道盡矣同以昭別者紀人治者也人與人爲類君子與君子爲類選於羣類而得其類始之以不雜終之以不閒九官百尹三百六十之屬純乎一治也天子之胄子逮凡民之俊秀純乎一學也納之庠序升之國學試之士命之大夫建之公卿純乎一禮也接之以威儀獎之以語言穆之以心以相浹純乎一情也故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以言章也以爲任賢之弗貳無別不同也別以成同者兼物治者也人物兼治而事起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已精之而唯恐執精者之或鶻也已美

之而唯恐執美者之或惡也因其物治其物取物之精積
精而物登其用因其人治其人盡人之美備美而人得其
情因其事治其事一損一益一張一弛一順一逆簡其精
擇其美無所固執以滯其經緯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廣言文也以爲用物之宏盡四方之
綱紀該別以大同也故君子以一色之章待天下之人以
眾色之同治天下文章之用各致而不斲保其一端明矣
道之降也或從其章則失其文或從其文則失其章得之
於作人則失之於紀事得之於紀事則失之於作人無有
能理者也況其下者朝暮其術參差其教以顛倒天下之

士而矜其權立一切之法崇豆區之效以從事於苟簡而矜其斷別其同同其別駁其章削其文欲天下之弗亂其可得哉故知蘇洵之權書亂之首亡之四俾得志而讎其說禍且甚於王安石君子距之不惜餘力焉可矣

鳶飛戾天觀化於天之下也魚躍于淵觀化於淵之上也上下定位化互其中而不可爲之畛域故天其函乎地其興乎大有之載積中不敗者一氣之純乎故中庸曰言其上下察也自淵而上無不在焉自天而下無不在焉高動而卑興清涵而濁入仰蒸而俯垂寒暑相遷而不亟生殺相資而不媚有萬不齊而弗相爲害古今差異而日移不

知昭著者一章而已矣一章者純也倬彼雲漢爲章于天
四維純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上下純也王者以之興賢
而化俗上下之氣純而一德成萬方齊矣周子曰心純則
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此之謂也

祿者不俱得者也無有涯者也于祿者欲得諸己而不自
涯者也是故甚難乎其豈弟也以廉臨祿易以慈臨祿難
廉者與祿相爲對治者也以道于祿介其廉而止閑焉而
勿使馳也夫旣閑焉則可使不馳矣雖然君子以爲斛水
沃燄之術未可游於天下而安其土於是而知豈弟之德
爲至善也祿者競之府于者競之用廉者競之實三競消

而行之以樂易干祿豈弟而後無乎不豈弟矣干祿豈弟而後無嫌乎干祿而且利用之矣無乎其不豈弟則雖六月一裘三旬九食以固辭祿而猶是豈弟也狐不偕鮑焦申徒狄周黨嚴光之所不得與也無嫌乎其干祿而利用之則文王之養晦武王之觀兵周公之殄殷一而已矣天下見其仁不見其義而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褊矣必勿干祿而後不失其樂易則是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而後可無損於物也嗚呼三代而下爲君子者卽有其體而未見有其用也臨祿思競而借盛氣危節以防之貧與富競德賤與貴競道德異而競同身爲處士祿不及焉而知其不

可使干祿焉惟其競也安土斯敦仁敦仁斯能愛可富可貴可貧可賤而不可使失其樂易君子之道無他無競而已矣

不顯之中有臨焉是故無不顯而皆臨之也無射之餘有保焉是故非無射而必有保也不聞之密皆式焉是故式者實有其式也不諫之先有入焉是故入者無異乎諫之切也不知德者之所驚而知德者安之猶沍水於泉而受風以襟也皇哉盈天地之間清乎虛乎一乎大乎莫之禦而自生者乎清者有紀也虛者有通也一者有章也大者有充也則夫顯不顯射無射聞而聞不聞而可聞諫而諫